

吳佩孚英雄難過美人關

——孚威將軍傷心婚姻事

張谷

民國十六年吳玉帥（佩孚）兵敗武漢，北走鄭州，洛陽，匆匆折向南陽而過登封，十四省聯軍風流雲散，數十萬北軍土崩魚爛。當時，吳玉帥正四面楚歌，再衰三竭，生死不容間髮，他到那登封中岳寺時心如槁木死灰，萬念俱寂，因此他堅欲入山披髮為僧，幸有他的張氏夫人極力諫阻，聲淚齊下，玉帥這才決意入川，投奔楊子惠

（森）將軍，其間經過，畢宇澤先生以及楊森將軍在中外雜誌二卷二、三期已著有專文，說明究竟。

吳玉帥入川後，楊森將軍先請他住在夔府白帝城，及後迎他到楊將軍二十軍軍部所在地萬縣，以南津街萬壽宮作為他的行轅，日夕盤桓，時相過從。這時候吳玉帥已應楊將軍之請，發佈通電，聲言今後決不過問政治。所以當他和楊將軍抵掌暢談，所談的大都是詩文學問，乃至平生經歷，乃至他的家庭瑣事，婚姻生活，情不自禁時更娓娓傾吐他胸中的積鬱，和內心的苦悶。使楊將軍對於他婚姻上的深切不幸，一誤再誤，不勝

欲歎而且深表同情。多年以來由於吳玉帥「不納妾」、「不二色」的主張被他自己所「破壞」，因而使世人對他頗為微詞，認為這是他光明輝煌一生中的白璧之玷，其實正是沒有人瞭解他當時的處境，以及他心裏面的憾恨和隱痛。

十五歲娶妻年十九

孚威上將軍吳佩孚，一輩子最重夫妻之倫，拳拳服膺儒家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妻」之說，堅決主張實行一夫一妻制。因而在他聞名于世的三不主義——「不住租界、不積私財、不借外債」之外，又復有「四不主義」——加上一條「不娶妾」的說法。當他壯年領軍以至開府洛陽的那一大段時期，吳佩孚的部下倘若搞上了桃色糾紛，涉及於男女關係，或竟是違背夫妻之倫討了姨太太的話，一經他發覺，必定予以最嚴厲的處分：革職尤且「永不錄用」。

但是命運之神待他相當殘酷，吳玉帥有決心貫徹一夫一妻制的理想，同時他對男女之間一向

看得很淡薄。然而他從十五歲第一次結婚，直到六十六歲被日本特務害死，他竟身不由己，前後凡四娶，而且居然始終都無法獲得一位子嗣。

一般人都習知吳玉帥前後娶過兩位太太，山東蓬萊李家屯的李氏夫人，是吳玉帥的正室，而遼寧長春張佩蘭張氏夫人是妾侍，後來因為李氏夫人之死而扶了正。唯有李滿康先生在「吳佩孚先生集」傳記上，家世一章中寫過這麼一段：

「先生以兄早死，奉母命，年十五納聘王氏，婦長於先生數歲，性慧淑，先生十八歲，正擬迎娶，而婦病歿。」

其實李滿康先生所記的與事實略有出入，根據吳玉帥親口所說的，他十五歲那年確曾將王氏夫人娶進了家門，同住在他家開設的「安香雜貨店」裏，這位王氏夫人比吳玉帥大三歲，娶親的時候玉帥已經在登州府水師營當學兵，一個星期出一次操，月餉二兩四錢白銀。娶妻年齡大過男方，在北邊來說原是不足為奇，這裏面牽涉得有農村經濟和家庭勞動力的問題。十五歲的吳玉帥

，娶了十八歲的大太太，雙方的感情還很不錯，祇是王氏夫人三年不育，光緒十七年（公元一八九一）時她一病不起，歸葬於吳氏祖塋。

從十八歲元配逝世，到三十一歲迎娶李氏夫人，其間歷時十三年，這是吳玉帥平生最耗條淹蹇，窮困潦倒的一段時期。家中日子過得很苦，他的太夫人有心再接一房兒媳婦，却是鑒於並無餘貲。而吳玉帥本人也在這段時間裏東奔西走，席不暇煖，他二十三歲中秀才，二十四歲便開事離家，四處流浪打天下，玉帥徵時賣過卦，當過武衛軍一名管帶（營長）的戈什哈（勤務兵），考進開平武備學堂又因拳亂停辦而失學，一直到二十九歲時考取了袁世凱辦的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測繪科，三十歲畢業派到日本守田少佐那邊幹情報工作，官拜中尉，一個月可拿五十元大洋，他省喫儉用，不但能够匯回家中支應用度，而且還頗可剩下幾文。

當吳玉帥在短暫期間之內，用薪餉、出差費、特支費，儲蓄了三百兩銀子左右，玉帥的老太太，他自己，又度起了再娶一房媳婦的念頭。吳玉帥自己說過，他重有娶妻之念，其間還有一段故事。那便是在日俄戰爭時期，他奉命參加日軍的守田情報小組，和一名日本軍官岡野增次郎，被派到遼寧的復州半島，搜集俄軍的情報。他跟岡野出生入死，幾瀕危殆，終於相偕逃到一處叫「娘娘宮」的海港。爲了等待其他的諜報人員集合，由山東煙臺方面，派艦來接，所以藏匿在當位一家糧行老闆李乘海的家裏。這李乘海溫良謙和，親切慷慨，他在陸續接待守田小組四十七名

日、華籍情報員之中，就跟吳玉帥和岡野兩個最談得來。玉帥、岡野一直匿避到是年五月初五端午節，守田少佐已經到步，糧行老闆和中日情報員正在聚餐慶賀，杯酒言歡，向有孝子之名的玉帥忽然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，想起了遠在蓬萊家鄉的高堂老母，他向衆人十分感慨的說道：

「古訓『父母在，不遠遊』，我今有青年老母在家，自己則遠戍遼東，出沒敵陣，冒險犯難。每一思念及此，真是中宵不能成寐。」

當時，便和他素來要好的李乘海，怕他煩惱，善言勸慰他道：

「戰事正急，你想法也是枉然。尤其你是軍人，根本就不可能長期住在家裏，往後的日子，還是聚少離多。我勸你不如多攢兩錢，討一房媳婦，留在家裏侍候你的老太太，也好免除你的後顧之憂。」

吳玉帥覺得他這個話說很有道理，因此在那一次回到煙臺芝罘，守田情報小組的本部以後，他便請了一個星期的假，遍返蓬萊家鄉，完全遵照他母親的意思，和李氏夫人成婚。

至於那位在患難之中昇助，而且貢獻給吳玉帥良好意見的糧行老闆李乘海，等玉帥發達了以後，便差遣專人前往復州半島娘娘宮迎迓。李老闆於是從此放棄了糧行的買賣，參與吳玉帥的戎幕，吳玉帥待他和他的家人族人，跟自己人一般的親熱。李乘海成爲吳玉帥跟前的「紅人」要角，享盡了榮華富貴，歷時達十餘年之久。

李家屯大樹下的姑娘

李氏夫人的故里李家屯，距離蓬萊縣城三十里，吳玉帥對那一處地方，並不十分熟悉，但是平時和友好談天，他很喜歡提起李家屯一棵大樹的掌故。他每每眉飛色舞，洋洋得意的說：

「李家屯自古已有的那棵大樹，樹齡也不知道有幾千百年，枝幹矗天，枝葉覆地，寬廣足有一千平方公尺。李家屯上有十三戶人家，每年夏秋兩季，十三家人農忙過後，坐在樹蔭底下憩息，全村子沒有一個人晒得到太陽。最妙的是在大樹底下避雨，一村子人全淋不到雨水。所以李家屯歷來的人對這棵大樹都非家的崇敬，感激。後來有那麼一年，也不知怎麼鬧的，大樹竟然枯死了，村裏的人真奈何，祇好把樹幹、樹枝鋸下來，用這些個木料，造了一座紡絲廠。造成以後，村上十三家所有的女人，每人左邊擺一架紡車，右手放一隻搖籃，都在那座紡絲廠裏一面紡紗，一面帶孩子，仍然是綽有餘裕，寬做得很。」

李氏夫人一家，要算李家屯上的首富，她父親早死，又沒有兄弟姊妹，一向和她的母親相依爲命，她的一位親叔父，便是蓬萊巨紳李少堂。由於李老太太，——也就是吳玉帥的丈母娘膝下祇有此女，所以這位富家千金，名門閨秀，直到芳齡二十四歲方始嫁給了吳玉帥。當年，吳玉帥是三十一歲。

據說，當時的吳玉帥，因爲多年的晦氣熬出了頭，在蓬萊父老心目之中，早非曩昔的吳下阿蒙，於是「士別三日，刮目相看」。由於他本身的條件極够，——文中秀才，武授中尉，幫東洋人辦事，拿雙份的新水。爲人則熱心誠懇，一無

不良嗜好，孝母愛弟，省喫儉用，尤被衆人所稱道。所以，也不知有多少大家閨秀，慧眼識英雄，願意下嫁吳郎，遣人來提親說媒的，絡繹不絕。可是吳玉帥是個孝子，他唯母命是從，對於自己的婚姻大事，絲毫也不表示意見，吳太夫人一眼看中了李家大小姐，他滿口應允，了無難色。

吳玉帥對於這位新夫人，——其實「一必也正名」，那她應該算是續絃、填房，滿不滿意呢？照吳玉帥的自承，自始至終，他實在是滿意之至。因爲，李氏夫人「美而慧」三字，確能當之無愧。據說李氏夫人是典型的北國佳人，體態頎長而豐滿，明眉皓齒，艷光四射。光緒三十三年（公元一九〇七）吳玉帥在長春當北洋第三鎮的管帶（營長），他把家眷接到了長春城裏，當時第三鎮的官長女眷多達好幾百。其中就數吳管帶的夫人最漂亮，這是當年第三鎮官長士兵所一致公認的。

說到吳玉帥那位李氏夫人的賢慧，當時吳玉帥和她成親，從芝罘趕到蓬萊，包括往返旅程在內，他一共祇請了一星期的假，吳玉帥唯恐耽誤了時間，超過了假期，他是匆匆的來，匆匆而返，莫說渡蜜月，即連兩情繾綣的燕爾之期，一共也祇有兩三夜。而且吳玉帥過返芝罘以後，依舊是去幹他那驚險萬狀的情報工作，他把如花似玉的新婚夫人留在家鄉，代他侍奉堂上，照顧他的三弟吳文學，一掇便是整整三年。由此可見，他接第二位太太，其實還是在於爲了奉養他的母親，但是李氏夫人親操井臼，攆門立戶，三年之間她把家務料理得週週到到，尤且全無怨言。

假如吳佩孚不再討一位如夫人張佩蘭，他和李氏夫人的婚姻生活一定非常幸福美滿，很可能達成了他近代化的婚姻理想。但是陰錯陽差，四纏八搭，斜刺裏殺出一位富富泰泰，白白胖胖，大有「宜男之相」的張佩蘭來。對於他怎麼會自食其言，違背初衷，多娶了一位太太的，吳玉帥顯然有難言之隱，因爲他從來不提供任何解釋或剖白，不過大家都明白，這件事完全是由他的太夫人所主動。吳玉帥絕口不爲自己辯解，也是由於他的一片孝心，雅不欲讓外人批評他那位太夫人爲了望孫心切，「一着錯，全盤輸」，造成了吳玉帥、李氏夫人個人間，和整個家族的一幕悲劇。

四方面壓力乃娶妾

一般說來，吳玉帥第三次婚姻的促成者，可以分爲四方面，玉帥本人祇不過是啞巴喫黃蓮，被逼成爲一具任人擺佈的傀儡而已。四位促成者依其影響力之大小，姑予分列於下：

一、首先當然是玉帥的母親張太夫人，她因爲長子吳道孚早夭，當然要把老二吳佩孚當作長子看待。李氏夫人不育，她心裏的焦灼可想而知。在這位老人家的心裏，她並非不滿李氏兒媳，也未必對張佩蘭如何鍾愛，她祇是急於要抱孫子。照這位老人家的想法，兒子已經榮任管帶，一個月可支九十兩銀子的薪俸，折合現大洋，便是一百二三十元，以他的地位與收入，多討一房妻子，那又有什麼問題。

以吳太夫人當時的環境和心情而言，她逼吳

玉帥娶妾，在一對非常恩愛的夫妻之間，硬生生的插進一位第三者，其實也有她值得被人諒解的地方。最重要的一層是吳太夫人當時已經八十多歲，八十多歲風中殘燭的老太太，還沒有見到孫兒，難怪她千方百計，一力堅持要辦這件大事。此外則她認定了是媳婦的肚皮不爭氣，決無生兒育女的可能。另一方面則在她家常常往混得親親熱熱的張佩蘭，她不但本人長得富泰，有宜男之相，而且她的家族正就是人丁興旺，張佩蘭的兄弟姊妹甚多，這又使吳太夫人更多了幾分把握，所以她不願兒子媳婦的反對，非逼着吳玉帥娶張佩蘭爲二房不可。

第二股力量來自張佩蘭本人，當年她祇十八歲，她排行第三，上面有一個姐姐，嫁了在長春當總商會會長的趙尊賢，一個哥哥，厥爲俄據長春時代起即已開設照相館的張百齡。哥哥、姐夫都是商家，張佩蘭見了文武全材，英雄年少的吳玉帥，當然芳心仰慕，更何況吳太夫人一心要撮合這門婚事，對待張佩蘭又是特別的好，張佩蘭焉有不圖親近吳二哥的道理？

第三股力量來自張佩蘭的姐夫趙尊賢和哥哥張百齡，這兩位先生都是長春城裏的富商。前清時代，商家雖然有錢，但是論身份却仍在「士農工商」四民之末。商家見了當官的無不巴結籠絡。尤其在東北長春那種地方，俄國人盤踞過一段時期，又經過日俄之戰的戰火，日軍的進駐，再改爲北洋軍駐防，地方迭經大變，商民損失必多。趙尊賢和張百齡爲自身的利益打算，當然希望高攀一位管帶，成爲至親。如此不但吳管帶可以

成爲他們的保障，而且來日吳管帶青雲直上，飛黃騰達，他們尤且能够另有重大的收獲。

第四股力量係由吳太夫人發動的蓬萊同鄉鄉長，山東人僑居東北的很多，蓬萊跟遼東半島原祇一水之隔，長春當地蓬萊同鄉不少。吳佩孚對鄉前輩一向欽敬禮重，吳太夫人便利用跟吳玉帥最談得來的張敏卿等人，用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的大帽子壓倒了他，迫使他再娶一位張佩蘭。

四方面的壓力，促成了吳玉帥的第三次婚姻，先是，吳太夫人和李氏夫人之間矛盾叢生，婆媳失和，當壓力越來越大，吳佩孚和張佩蘭的成婚，眼看着即將成爲事實。於是李氏夫人忍無可忍，傷心已極的托返籍省親。——在此期內，張佩蘭遂被迎娶進門，張佩蘭就成了吳玉帥的張氏夫人。

想登峨嵋削髮爲僧

張氏夫人不如李氏夫人之美，溫柔賢慧則有所過之，因爲李氏夫人是富家獨女，她母親把她愛如掌上明珠，言談舉止之間難免略帶驕氣，不如張氏夫人的隨和酒脫，善於察言觀色，承顏接詞。舉一個例，李氏夫人在吳玉帥當了管帶以後，一應洒掃庭除、中饋井臼，她都不大肯動手，但是張氏夫人却直到吳玉帥「鷹揚牧野，虎踞洛陽」，所有玉帥的飲食起居，全部由她親手料理。進言之，則當民國三四年之交，吳玉帥在當第三鎮統制曹錕的副官長，奉命開拔到湖南岳州駐防，李氏便大吵大鬧，竭力阻止吳玉帥隨軍遠戍

，結果還是由曹錕的夫人出面調停，留她獨自一人住在保定光園，與此同時張氏却以親赴軍中慰勞將士爲詞，帶着大批酒肉罐頭南下，就此陪伴玉帥，長駐防地，對外乃以吳夫人自居。遂令天下人盡知吳夫人姓張而非姓李。

吳玉帥並非二三其德，口是心非的僞君子，他的再娶張佩蘭，確係母命難違，迫不得已。實際上則在他的心目之中，一向都是尊李而抑張，從不以張氏爲第一夫人的。這其間有許多生動而感人的事例，足以表明吳玉帥磊落的胸襟。

吳玉帥對李氏既敬且愛，歷久不衰，張氏還沒進門之前，他經常在朋友同僚面前，盛讚李氏之溫恭賢良，雖古人亦不遑多讓，他提起他這段美滿的姻緣，總是沾沾自喜，洋洋得意。有時候意興過飛，酒喝多了，當他毫無忌憚的放言高論，他會不倫不類的把他和李氏的婚姻，做比周文王之於太姒。或則，他在大庭廣衆之間，盛大宴會之中，引吭高歌：

「關關雎鳩，君子好逑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！」

甚至於還有人這麼說過，吳玉帥的中心思想，或者謂之爲根深蒂固的基本信念，亦即：「正夫婦之道，卽爲綱紀之首，王化之端」，就是因爲他和李氏夫人的美滿姻緣，「祇羨鴛鴦不羨仙」的甜蜜愛情所觸發的。有人認爲玉帥的一切思念工夫完全以此爲出發點。由此可知他對李氏夫人的熱愛，可以說是已臻如膠似漆的程度，再娶張氏，對這一對魚水諧歡的夫婦來說，實在是相當的殘酷。

吳玉帥對待李氏夫人這樣的好，相反的他

於張氏之介入便時有不懌之念，有一個極堪玩味的小故事，係由吳玉帥生平獨一無二的異國知己，曾經同生死，共患難的岡野增次郎所透露的。

時間則在李氏夫人死後多年，張氏夫人早已扶正了很久，有一天吳玉帥很感慨的談起多年以來，在他部下作戰陣亡的萬千袍澤，吳玉帥說：

「來日中國一統大業完成，我要到四川峨嵋山去皈依佛門，藉爲我部下的死難將士超度。」

當時，岡野便反問他道：「大功告成以後皈依佛門，這事原無不可，但是你將如何處置張夫人？」

詎料，吳玉帥竟會答道：

「張氏不過是我的第二夫人而已，不值一提。我糟糠之妻李氏夫人逝世已久。來日我在峨嵋山上，也要追薦她的亡魂。」

緊接着，他便滔滔不絕，傾吐他和李氏那一樁美好的姻緣，甜蜜的往事。言次，不勝低徊歎歎，於是乃使岡野深切感動，「英雄亦有恨焉，不禁感慨繫之」。

妻妾爭風焦頭爛額

美滿姻緣橫生枝節，崇高理想爲之破滅，吳玉帥「一夫一妻」制，「綱紀王化始於夫妻之道」的理論，由於其言行未能一致，無異令他自掘耳光。「世人不識余心苦，猶謂偷閑學少年」，天下人每以吳字威「不納妾」而納妾，「不二色」而三四其色爲譏者，有誰能獲知他內心的苦悶與淒楚？正由於這深切的苦悶、淒楚，遂而導致

他的心理不能平衡。玉帥每常自嘲的說：

「世人約可分為膽汁質與神經質兩大類型，而我就是最神經質者。」

忽而大氣磅礴，慷慨義烈，忽而被髮佯狂，信口雌黃，吳玉帥的一生，竟會充滿了矛盾，帝制革命前後我國有一文一武，文曰梁啟超，武曰吳佩孚，這兩位先生同樣的「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為敵」，翻手為雲覆手雨，使民國政壇演出了無數怪劇，真是辜負了上天賦予他們的器識與才華。

光緒三十三年丁未（公元一九〇七），吳玉帥和張佩蘭女士成婚於遼寧長春，其後不久，吳玉帥便從蓬萊故里，迎回了他的原配髮妻李氏夫人，一妻一妾，侍奉高年老母，同住在長春三道街楊家大院的一座屋頂之下。第一個月，三方容忍，於是平安無事，波瀾不興。一閱月後，偶一不慎，終告醋海生波，時起勃谿，竟使吳玉帥左右為難，進退維谷，居然便在碎語聲中束手無策。逼急了，他便大發牢騷，自怨自艾的說：

「中國向有蓄妾的野蠻風俗，男子三妻四妾，視為理所當然。即令增至姬妾無數，也祇要以正室夫人為主，所有姬妾分別安置，概由正室夫人加以統御，長幼有別，進退有序，再也麻煩不到一家之主的頭上。可是如今我大婦小婦，置於鄰室，叫我左支右絀，應付為難，這真是無以善其後了。」

當時，就李氏、張氏而言，自以李氏夫人深心缺望，落落難合，以她「賭氣、使性」的時候為多，於是吳玉帥窮於應付，又發浩嘆，他說：

「姘姘姘，就怕過猶不及，女子嫁而不育，當然會把她的全部感情，集中在丈夫身上。認真說起來，這也不算是什麼壞事。祇不過，因愛之深而生妬之切，那可就糟了。須知女子在丈夫的身上全神貫注，一絲不苟，偏偏丈夫又無法成為她的禁錮，那將教做丈夫的如何應付？李氏夫人是我的糟糠之妻，她對於我的任何關懷、願望與作為，不管她是否過甚，可曾逾份？我都將盡心盡力的予以同情與支持，祇不過她應該瞭然主從之分，尊卑之義，不必錙銖必計，斤斤較量。

她必需明白，像張氏這麼對我溫柔體貼，百依百順，她之所求不過是豐衣足食，高軒大車，用我們的富貴榮華藉以炫耀街坊鄰居而已。跟她（按指張氏）去生氣，她（又按指李氏）也該想想究竟是化不化得來呢！」

要麼，吳玉帥便出之以幽默，作為自嘲，他說：

「『唯女子與小人所難養也』，我夾在兩位夫人之間，左右為難，也許這便是對我的一種磨練。如果我能有調和妻妾的襟度，來日用之於世，說不定我便能有收攬天下英雄豪傑的本領。」

妻妾同住的這一段時期，吳玉帥所受的氣惱，由而可以想見，在別人是「齊人之福」，帶給他的却是內心與外在雙重的痛苦。照他所說，辛亥革命前後，妻妾爭風鬧得最厲害，辛亥那年玉帥因功洊升上校標統（團長），往後便駐防在北京。這時候吳太夫人已於宣統二年（公元一九一〇）病逝長春，他成為一家之主。據說李氏夫人的神經就開始不太正常，吳玉帥必須日以繼夜的

陪伴着她。及至民國二年（公元一九一三）玉帥改任第三鎮副官長，奉命隨部隊南下，李氏夫人不許他走，吳玉帥的「家室失和」，因而也為之公開。

分居條件月費三百

這時候玉帥已經成為曹錕的心腹肱股，曹吳兩家，經常都有來往。曹錕的夫人，心腸熱而人緣好，當她聽說吳玉帥的那位太太，鬧得吳玉帥走投無路，束手無策，她便挺身而出，加以調解。她和李氏夫人談條件，自願將曹錕保（定）廬（所）光園旁邊的一幢精緻的別墅，讓出來給李氏夫人住，她僱了幾名年青美貌的女孩子，供李氏使喚，並且給她作伴。曹錕夫人並且要吳玉帥拿出他每個月薪餉的一大部份，亦即每月三百大洋，作為李氏的生活費用。吳玉帥說凡此條件並非是說夫妻分居，而是以此獲得李氏准他隨軍出發的允諾。

然而事實上這正是吳玉帥和他的髮妻分居之始，分居後他獨自一人隨軍南征，但是旋不久張氏便帶了大批的酒食罐頭，遠赴岳州勞軍，因而博得「吳夫人」綽號將士的賢名。實則她一到岳州，岳州馬上就成立了吳公館，從此以後張氏便一直在吳玉帥的身畔。

住在保定的李氏夫人日子過得很不好受，她的情緒越來越焦躁，心情越來越煩悶，她長日鬱悒，無以排遣，後來竟犯了吳玉帥的大忌，染上了阿芙蓉癖。一個明艷照人，聰明能幹的少婦，居然會變得蓬頭垢面，形銷骨立，整日一榻橫陳

，吞雲吐霧。吳玉帥明白這一切都是由他而起，李氏爲他實在是飽受愛情的磨折，但爲環境所格，他鞭長莫及，愛莫能助，他祇好任由她墮落銷沉，陷於無以自拔之境。

李氏在保定，鴉片煙抽得非常之凶，一個月三百大洋的生活費，尙且不够她買鴉片煙的錢，用度不繼時，都由曹錕夫人私下爲之貼補。像李氏這麼樣猛吸鴉片，可見她不僅是爲了癡癡神經，打發無聊的光陰，甚且大有慢性自殺的意味。

從民國二年到民國十年，正是吳玉帥脫穎而出，聲譽鵲起的時期，三年他陞任第三師第六旅旅長，五年征川，和蔡松坡的護國軍大戰於瀘州、納溪，其間尤以戰功彪炳，被洪憲稱帝的袁世凱授中將、封子爵。民六他率師討伐張勳復辟，這一年的秋天，他便躍登北洋第三師師長的寶座。民七他在衡陽通電息爭禦侮，民九自衡陽撤軍北上，擊敗皖段，民十開府洛陽，權傾中央，吳玉帥已經成爲舉國皆知，世界聞名的大人物。而在這漫長的八九年間，吳玉帥的聲威日隆，事業輝煌，相反的李氏却仍在保定形隻影單，淒涼落寞，吳玉帥的勳名如日中天，反而帶給她更深的痛苦，更大的刺激，於是她的神經病越來越厲害，聽說當她發作時居然會得出手打人，而且好幾個人都無法將她壓制得住。更令人聽了爲之慄然的是，侍候她的那些傭人雖然經常受她打罵，但是一直到她死後的若干年，一提起她們的女主人，依然會爲她的不幸際遇，潸然落淚。

李氏夫人終於鬱鬱而卒，使吳玉帥抱恨終天，傷心萬分。她死在民國十年九月九日，正當吳

玉帥榮任兩湖巡閱使的一個月之後，當時他還兼任直魯豫巡閱副使，拜亭威上將軍，蔚然爲全國物望之所歸。功名名就，忽遭如此慘痛的家室巨變，吳玉帥當時的痛苦矛盾，不難想見。

這位北國佳人，亭威上將軍吳佩孚的正室夫人病逝保定時，得年僅祇四十一歲，她和吳玉帥結髮十七年，同居在一起的日子，屈指可數。身後的哀榮，不能抵生前的痛苦於萬一。

張氏親屬攀龍附鳳

至於吳玉帥的第二位夫人張佩蘭，凡是見過她的人無不盛讚她的嫺雅文靜，溫柔體貼，吳玉帥的衣食起居一向由她掌管，她把吳玉帥服侍得週週到到，對待僚屬也很寬厚。她是舊社會中够標準的賢妻，唯一的遺憾是她也始終不育。

張佩蘭夫人從不過問吳玉帥的外務，但是她娘家的親戚無不攀龍附鳳，位據要津，因而吳玉帥的戎幕中乃有所謂「妻黨」。吳佩孚的親屬祇有一位介弟吳文學，和他的一個兒子吳道時，洛陽使署「內衙」，大部份是張氏夫人「妻黨」的天下。張佩蘭夫人的令兄張百齡、姊夫趙尊賢、姻親趙繼賢等，大都擔任得有相當重要的職務，例如趙繼賢即在民十以後，當到素稱肥缺的平漢鐵路局局長，以張佩蘭夫人爲中心的所謂「妻黨」人物，勢力最盛時期，據說連吳玉帥本人都

有點駕馭不住。盛傳，二次直奉大戰，吳玉帥兵敗山海關，當他親率重要幕僚，自天津乘華甲號南旋，舉行的那一次檢討會，秘書長張其書鏗面陳五策，其中第四策「親賢遠佞」，其所云之「

佞」者，即指「妻黨」而言。

吳玉帥推考他家的世系，自稱他是吳太伯的第二百二十一世嫡裔，他對這一點是經常強調，而且頗爲自負的。因此，當他給張佩蘭夫人寫家書的時候，簽名之上，都還冠以「舊延陵郡」四字，就是因爲吳太伯的封地，是在延陵郡，亦即今日的江蘇武進。這雖然是一件小事，但是不難想像，吳玉帥的「躊躇滿志」處，在妻妾的面前都不能免，而張佩蘭夫人侍候這麼一位老爺，確實也並不輕易簡單。

每年除夕，吳玉帥部下的高級幹部和僚屬，文武百官，都要穿上全套禮服，配帶勳章獎章，齊集吳玉帥公館的大廳，由司禮官發號施令，向吳玉帥和吳夫人辭歲。辭歲的時候還要朗誦祝詞，儀式相當的隆重。這一項「大典」，自李氏夫人病逝以後，張佩蘭夫人方始資緣出席，接受文武僚屬的「觀賀」。照道理說，她既然能够參加此一典禮，就表示她的「巡帥夫人」地位已被玉帥確定，然而，李氏夫人民國十年九月逝世，直到民國十二年四月，張佩蘭方才獲得玉帥爲之「扶正」。這其間，還經過兩夫妻間的無數「冷戰」，要不是鬧了一齣德國小姐「以身相許」的趣劇，恐怕張佩蘭夫人的「扶正」問題，會得儘拖下去始終不獲解決。

德國女郎委身以許

這是一件微妙奇特的國際戀愛事件，有一位德國小姐露娜，久仰吳玉帥的大名，請她一位在德國駐華使館做事的親戚介紹，由北京跑到洛陽

來晉謁吳玉帥，時間是在民國十二年的四月下旬，正值吳玉帥做過了五十大壽之後。露娜曾和吳玉帥幾度長談，秋波頻送，微露愛意。殊不知吳玉帥是個不解風情的魯男子，他對碧晴金髮的外國小姐不生興趣，若即若離，於是露娜便悵然的又回北京去。她離開洛陽後仍然一片芳心向洛陽，曾經給吳玉帥寫過不少情書，玉帥不覆，她就直接了當的再寫封信問玉帥，信中有云：

「我愛你，你愛我嗎？」

信是用德文寫的，巡署的譯員翻成了中文，驚惶失措，不敢送去給玉帥看，他請教巡署的秘書長，吳玉帥的拜把子義兄郭樑丞。郭樑丞見信大笑，叫那名譯員只管呈上去，準不會出錯，同時他說：

「難道你敢扣留大帥的情書嗎？」

譯員無奈，只好硬着頭皮往上送，吳玉帥見了，果然面露得意之狀，祇是提筆在信上批了四個大字，命譯員據以作覆，文曰：

「老妻尚在。」

過後，吳玉帥自己在張氏面前，提起了這一件趣事。張夫人便正好利用這個機會，提出即日扶正，免得外人覬覦巡帥夫人寶座，多生是非。當時，玉帥還不肯答應，後來禁不住張氏夫人吵鬧不休，方始正式的辦了這件大事。不過，計算時日，張氏夫人之扶正已在李氏夫人逝世的將近兩年以後了。

吳玉帥說，張氏夫人小他十二歲，玉帥在洛陽過五十大壽，張氏時年三十八歲，她嫁到吳家已經十六七年，但是依然不會生育。玉帥說過，

在那一年裏，他們兩夫妻都很為膝下猶虛的大問題着急，打針喫藥，求神祈佛，一概都不發生效用，於是玉帥心知他已無法彌補這終生的遺憾，迫不得已，他乃決定以胞弟文學的兒子吳道時為嗣，承祧香火。

蟄居川中又納一婢

但是據筆者所知，張佩蘭夫人對於玉帥的子弟，當時仍未絕望，她以為自己四十前後一樣的可以生育。她真正死了這顆心時，是在六年以後，吳玉帥兵敗入川，從楊森將軍的防區夔府、萬縣遷到川北達縣河市填大興寺，作川陝邊防督辦劉存厚的上賓。民國十八年三月八日玉帥在大興寺做五十六歲生辰，張佩蘭夫人時年四十四歲，她曾經挑選一名丫環，勸吳玉帥收房做了小星。當然她還在巴望這名丫環能給玉帥生下一男半女，不過她這最後一線之望仍然歸於破滅。吳玉帥

的這位小星後來曾經和玉帥同到北京，由於這一件事對外絕對保密，所以很少有人知道，吳玉帥一生之中曾經四娶。

吳玉帥所著的「循新書」，下卷「夫必淳良章第五」，中有警句云：

「……不使妻有吞聲飲憾之慘，……不使妻有孤形隻影之傷。是必於強悍之妻，而能化之以禮讓，是必於惰慢之妻，而能訓之以勤謹，是必富貴而念結髮之同飢寒，不忍納適，是必衰老而念合卺之多恩義。」

確為深具哲理的訓誡，然而他自己却身不由己，迫不獲已，使家室之樂反成為無窮盡的困擾與苦惱，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影響了他一生。直到他撒手人寰，依然抱着伯道無兒的無上憾恨，這真是造化弄人，雖英雄豪傑也在所難免，誰知道叱嗟風雲，鵬搏萬里，一代名將如吳孚威者，在兒女私情上還有這麼許多隱痛呢。

介景新律師事務所遷移啟事

本律師事務所即日起遷移至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

二六號二樓

電話二一三五二號，住宅電話仍為七七二七二四號

特此啟事